

南口戰守與北伐軍事

王禹廷

——馮玉祥與西北軍之十四

國民軍調整新部署

國民軍退出北京以後，面對奉、直、魯、吳、晉各方面即將發動的聯合攻勢，乃把兵力和人事，重新作了一番調整部署，於五月八日全部完成。

一、推張之江為總司令，統籌全局。

二、部隊編組：把原來的國民一、二、三、五各軍，統合整編為七個軍，十二個步兵師，一個騎兵師，一個砲兵旅，番號及人名如下：

- 第一軍鹿鍾麟（原一軍）
- 第二軍宋哲元（原一軍）
- 第三軍徐永昌（原三軍，軍長本來是李鳴鐘，嗣因李隨馮赴俄，改由徐永昌繼任。）
- 第四軍鄭金聲（原一軍）
- 第五軍門致中（原一軍）
- 第六軍石友三（原一軍）
- 第七軍劉郁芬（原一軍）
- 第一師徐永昌（原三軍）

- 第二師孫良誠（原一軍）
- 第三師陳希聖（原一軍）
- 第四師馮治安（原一軍）
- 第五師韓復榘（原一軍）
- 第六師石友三（原一軍）
- 第七師馬鴻逵（原係寧夏回軍，後駐綏遠）。

- 第八師方振武（原五軍）
- 第九師弓富魁（原二軍）
- 第十師劉汝明（原一軍）
- 第十一師佟麟閣（原一軍）
- 第十二師孫連仲（原一軍）
- 騎兵師席液池（原一軍）
- 砲兵旅（原一軍，旅長姓名待考）

右列這些部隊，七個軍中國民一軍佔其六，十三個師中，國民一軍佔其九，可以說是完全以馮軍為主。其中第二師全部及第十二師之高樹勛旅均隨劉郁芬開駐甘肅，此外都駐在察、綏地區。

三、戰略指導：對奉、吳採取守勢，對山西採取攻勢。（本來對各線都取守勢，旋因閻錫山出兵進攻，故對晉改取攻勢防禦。）

四、兵力部署：（一）鹿鍾麟為東路總指揮，駐在懷來，指揮劉汝明、陳希聖、佟麟閣、馮治安等師，担任東線防禦。（二）宋哲元為北路總指揮，率領孫連仲、席液池步騎兵各一師，担任北線防禦。（三）徐永昌、韓復榘、石友三、弓富魁、方振武等師，在平地泉、豐鎮一帶集結，担任機動。并對山西特加戒備，必要時採取攻勢防禦。（四）馬鴻逵師駐守歸綏、包頭。（五）劉郁芬率領第二師又一個旅駐防甘肅蘭州，保衛大後方。（六）石敬亭担任後方援軍總指揮。

對於以上的兵力部署，現在的讀者或會發生疑問：既然主戰場在懷來、南口一帶的東線，為什麼那裏只配備了四個師？而平地泉、豐鎮一帶却有五個師，豈非輕重倒置？對於這一疑問，必須加以說明。那個時候的軍隊編制，以師為最大單位，每師三旅，每旅三團，全師共有九個步兵

團及若干直屬連隊，其戰鬥力是相當強大的。懷來、南口一帶，限於空間及地理形勢，所以用四個師担任防守。如果配備的部隊過多，反而形成擁擠，不易展開。觀於以後的實戰經過，只有劉汝明的一個師，担任主力防守，佟麟閣、陳希聖兩師，僅負側背助守的任務，馮治安師且未派上用場，可見此一部署是適當的。至於平地泉、豐鎮方面，雖然共有五個師，實際上只有韓復榘、石友三兩師，是馮軍的精銳。其他三個師則是原國民二、三、五軍的殘部縮併改編而成，戰鬥力不能與馮軍各師相提并論，番號雖多，實力并不相稱。明乎此，則對當時國民軍在東西兩線的兵力部署，就不會有輕重倒置之感了。

晉軍攻馮反吃敗仗

國民軍雖然作了如上的軍事部署，但他的基本政策，仍然希望保持和平。只有在和平狀態下，才能獲得喘息的機會，保存他們的實力。張之江曾再度派遣張樹聲前往瀋陽，與張作霖有所接洽，這可能是奉軍不曾積極推進的原因之一。對於山西，尤其卑詞修好，企求避免衝突。但是閻錫山受了奉、吳方面的影響和吳佩孚的指示，認為國民軍業已戰敗，應由他接收改編，另外無可磋商。張之江、鹿鍾麟等高級將領，又於五月十七日發表公開宣言，其要旨：「此後保護安民，努力開發西北。國內有救國愛民者，願追隨贊助之。在未有適合民意之中央政府時，一切命令概不承認。并希望國際對西北投資。」申明他們的願望和態度。

國民軍作出上述表示之後，奉、吳方面并無

任何接受的反應。反之，他們早於四月二十九日，就已在北京商定了圍殲國民軍的軍事行動計劃。由吳軍担任主攻，以靳雲鶚指揮田維勤、王爲蔚、潘鴻鈞等部，由正面攻南口。奉軍吳俊陞、湯玉麟攻多倫。晉軍出大同攻平地泉和豐鎮。可是奉軍的行動并不積極，靳雲鶚也遲滯不前。所以東、北兩路，沒有什麼大接觸。只有大同方面，閻錫山出兵三路，由商震、張培梅、孔繁蔚分別率領，向豐鎮、柴溝堡、綏遠三方面同時進攻。國民軍乃乘東、北兩線大戰未起之際，調派宋哲元爲攻晉總指揮，指揮韓復榘、石友三、徐永昌、弓富魁、方振五等師，於五月十八日猛烈反擊，把晉軍打了個落花流水。取陽高、佔大同、進逼雁門關。晉軍節節敗退，損失很大，當西北十三縣，全入國民軍的手中。閻錫山自民元主政山西，以靈活的手腕，周旋各方，從不參與外爭，保障安民，埋頭建設，把山西治理的很像一個樣子，贏得國內外的稱贊。不意他這次見獵心喜，想挾奉、吳兩大之威，乘國民軍敗退之危，出兵攻襲，檢點便宜。料不到國民軍是退而未敗，戰力仍很強大，攻勢仍很猛烈，遠非晉軍所能抗爭。

閻錫山眼看大禍臨頭，於五月二十一日給吳佩孚和張作霖發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說：「國民軍八萬人，於十八日開始，六路進攻山西，在豐鎮、柴溝堡等處對峙。請聯軍速攻南口，以牽制國民軍，解救山西之危。」吳佩孚急電靳雲鶚迅速赴援，靳却依舊不動。國民軍以不到十天的時間，席捲了雁北十三縣，給晉軍以很大的打擊。他們因爲對南口方面的強敵，存有很大顧慮，所以

未再深入。否則的話，恐怕閻錫山辛苦經營，十餘年未見兵燹，有世外桃源和模範省之稱的山西全境，就要遭受更大的糜爛了。

張吳會面組討赤軍

因爲北方的政治及軍事等重大問題，急須解決。張作霖和吳佩孚南北遠隔，電報磋商，費時誤事，而且不容易得到結論。北京治安會及有關各方，一再電促張、吳兩人入京面商。張作霖也給吳佩孚打了一個電報，說：「歷次政變，均係政客從中撥弄，以武人爲傀儡，東（一日）電即係揭發此等鬼蜮伎倆。素仰質直，如湘事略定，即請北上，見面一談，諸事無不可以解決也。」

其實，吳佩孚何嘗不想早點北上呢？只因被湖南的局勢所困擾，一時抽身不得。現在北方的大局急待解決，各方催促的電報不斷拍來。湖南方面，吳所支持的葉開鑫，已把唐生智驅出長沙，湘局暫告段落。吳佩孚乃於五月二十六日離開漢口，專車北上。二十七日晚到鄭州，二十八日晨到開封，當晚又赴洛陽。把河南方面的軍、政，作了一番視察安排，并給寇英傑有所指示，以期安定中原。三十日由鄭州北行，三十一日到達石家莊。立即召開軍事會議，閻錫山、田維勤、王爲蔚、王維城等均參加。吳以靳雲鶚在保定頓兵不進，貽誤戎機，把靳所任的討賊聯軍副司令、第一軍總司令、河南省長、第十四師師長等本兼各職，一律免除。改委齊燮元兼任第一軍總司令，代靳主持保定方面的軍事。靳雲鶚是吳再起後最得力的大將，這次被免職的原因傳言不一。主要的是說靳不贊成吳聯奉討馮，所以到達保定後逗

留不進。暗中與國民軍保持接觸，跟同樣反對聯奉討馮的孫傳芳也有連絡。孫、靳結合重組「新直系」，與國民軍聯合，共同對付奉張的謠言，時有所聞。（關於這一點，孫傳芳曾於五月二十八日，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，否認聯絡靳雲鶚，驅逐張宗昌出山東的謠傳。似并非空穴來風。）吳佩孚不得不臨陣易將，免生反側，且對張作霖表示友好。如此說來，則對靳雲鶚免職不免職，對吳佩孚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。

吳佩孚於五月三十一日晚行抵保定，駐在曹錕的光園，不再前進。張作霖聽說吳佩孚已到保定，即於六月四日由瀋陽啓程入關，六日晨到天津，駐在張園，也跟吳佩孚一樣的停了下來。經過不斷洽商，雙方的要員鄭謙、張景惠（奉方）、張其錚、張志潭（吳方）等，於二月七日先在天津開預備會議，為兩巨頭的正式會議鋪路。這個預備會議開了三天，有關政治問題，此處不必提它。軍事方面決定密切合作，全力進攻國民軍。雙方獲得這一初步協議後，就繼續進行張、吳兩巨頭正式開會的準備工作。張作霖於六月二十六日傍晚入京，下榻順承王府。吳佩孚二十七日離保定，當夜宿長辛店，二十八日晨入京。兩人先作禮貌上的互相拜訪，并作短暫懇談。中午在懷仁堂接受代理國務總理杜錫珪的歡宴，宴前張、吳兩人又單獨密談了半個鐘頭。全國矚目的兩巨頭會議，就在他二人這樣簡短的三度交談之後，算是開過了。他們在密談中決定，由吳佩孚、張作霖、閻錫山，發表聯合宣言，合作討赤。并合組討赤聯軍，推吳佩孚為統帥，所有關內奉軍

和直魯聯軍、晉軍，皆由吳統一指揮。主戰場在南口，多倫和晉西北兩個支戰場，同時發動。

於是奉、吳、直魯、晉合攻國民軍，決定雙方勝敗的第二階段戰爭，便告激烈的展開。

面對吳、奉大軍進攻的國民軍，以劉汝明師守南口，佟麟閣師守康莊車站以東延慶縣、得勝口一帶，陳希聖師守康莊車站以西居庸關右翼長城各口，馮治安師為總預備隊。劉汝明師係於三月間由北京移駐南口，從事於防禦工事的構築。以後鹿鍾麟率部撤出北京，直魯聯軍跟踪而至。因為吳軍靳雲鶚按兵不動，熱河的奉軍也遲滯不前，直魯聯軍向南口進攻了幾次，均被劉汝明打退。旋因魯南匪勢猖獗，又有孫傳芳、靳雲鶚合作攻魯的謠傳，張宗昌即率魯軍一部回防山東、南口方面的情勢乃暫告和緩。

三面攻馮南口撤退

吳佩孚北上後，圖功心切，不待與張作霖取得協議，即向國民軍獨力進攻。他設總部於保定，立即部署軍事，對國民軍發動攻勢。南口正面，以田維勤為總指揮，担任主攻。另外分兵兩枝，以王為爵出涿源，魏益三出蔚縣，襲擊劉汝明的側背，担任助攻。吳佩孚進駐長辛店，親自督師。田維勤原是陝軍系統，於直奉第一次戰爭時，投歸吳佩孚。直奉第二次戰爭，吳失敗，田又重歸國民二軍。吳佩孚此番再起，田又再度歸吳。屬靳雲鶚指揮，担任先頭部隊，由豫入冀，表現頗佳。吳對田格外賞識，故將攻奪南口的重任付給他，并以察哈爾都統相許。田維勤驟當重任，對於大軍指揮，無論才具、經驗及資望，均嫌不

足。他所統屬的部隊，號稱二十旅之衆，都是抽調拼湊而來，裝備訓練，頗形參差，戰鬥力既不等齊，田維勤指揮也難如意。在劉汝明堅強抵禦之下，不但毫無進展，而且成團成營的譁變。竟有賈自溫、陳鼎甲、吳世才等三個旅，先後向劉汝明投誠過去。國民軍越戰越勇，吳軍則越攻越疲，形成了僵持的局面。至於北線，張作霖原想乘機深入，攫取察哈爾地盤。待他發覺吳佩孚密許田維勤為察區都統以後，便也心灰意冷，不願為他人出力，所以無所行動。西線的晉軍自保不暇，當然更談不到出擊。吳佩孚自認可以致國民軍於死地的雷霆萬鈞之力，一點也發揮不了作用。就在這時，湖南的局面發生了急劇變化，唐生智投效國民革命軍，担任北伐軍的先鋒，向長沙猛力進攻。廣東的北伐大軍也已部署完成，待機出動。葉開鑫告急的電報如雪片飛來。曹錕當時雖已下野，但對直系的前途仍極關心。他冷眼旁觀，權衡輕重，認為南方情勢日緊，不可掉以輕心。曾派彭壽莘勸吳放棄進攻南口的軍事，早回武漢佈置湘、鄂防務。吳佩孚高傲疎狂，堅決要把國民軍澈底消滅。自認有獲勝的把握，不願功虧一簣。對於下台失勢的老長官之言，那裏還聽的過去。他曾對人宣稱：「南口一日不下，本總司令一日不南返。」可是打仗求勝，全憑實力。任你吳佩孚心強氣盛，怎奈部隊不爭氣，苦攻了一個多月，不但一點兒沒有進展，而且叛變傷亡，損失很大。直到七月初，南口的國民軍，仍然堅守如故，湖南的風聲却越來越緊。逼得吳佩孚不得不面對現實，忍氣低頭。他於七月三日在

保定召集軍事會議，重新商定奉軍、直魯聯軍、吳軍、晉軍聯合作戰計劃。其要點是：(一)各方共出動戰列部隊四十萬，另行編組支援策應的特種部隊，總兵力共約五十萬人，仍由吳佩孚統一指揮。(二)吳軍出兵七個師又四個旅，奉軍出動五個師又八個旅。分兵三路，兩路由南口正面，一路由熱河趨察北，向察哈爾地區的國民軍全面進攻。其中南口正面，京綏鐵路及其以東地區(京綏鐵路包括在內)，歸奉軍及直魯軍，由褚玉璞任總指揮。京綏鐵路以西地區歸吳軍，由田維勤任總指揮。晉軍向大同方面出擊，策應南口方面的作戰，並遮斷國民軍退路，由商震任總指揮。(三)南口方面以奉軍及直魯軍為主力，吳軍為副。晉

北方面以晉軍為主力，吳軍為副。察北完全由奉軍擔任。根據這一計劃，吳佩孚雖在名義上仍然指揮全局，實際上進攻南口的軍事，則已改由奉軍及直魯聯軍擔任主力。吳佩孚固然是勢逼處此，大大喪失了面子。可是在作戰的實質上却有了很大的變化。張作霖把他的精銳部隊，一律開上前線，重新編組為三路：第一路徐源泉(直魯軍)、第二路榮臻(奉軍)、第三路韓麟春(奉軍)，前敵總司令張宗昌，後方總司令張學良。張宗昌坐在鐵甲車上，親到火線，統一指揮各部隊，以雷霆萬鈞之力，向南口猛烈進攻。張學良也常到前線協同指揮，給張宗昌出力打氣。奉軍的砲兵，在當時全國所有軍隊中，最為精強，此時以其熾盛的火力，向國民軍不斷轟擊。奉軍的坦克車、鐵甲車、飛機，也都紛紛出動，參戰助威。國民軍則憑藉團結的精神，旺盛的士氣，和各

種防禦設施，堅強支持。一直硬撐到八月十五日，所有的防禦設施，都已被毀，官兵的傷亡也很多。同時攻佔多倫的奉軍，已向張家口進逼。南口實在無法再守下去，劉汝明等才遵照上級命令，向綏遠地區撤退。

馮軍奮戰有助北伐

民國十五年這一年，是國民革命軍和北洋軍閥勢力消長勝敗的轉捩關頭。在廣州沒有誓師北伐以前，國民軍孤軍奮戰於北方，當數倍之強敵，四面受攻，力戰不懈，對於以後北伐統一的大業，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。而在國民軍奮戰過程中，三大著名的防禦戰，更是有聲有色，震驚中外，各有其不朽和不同的價值。蔣世傑守信陽，遲滯了吳軍北進的時間，延長了吳佩孚早定中原，揮師北上，與張作霖夾攻國民軍的里程，對於戰事演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楊虎城守西安，保持了西北重鎮以及革命的勢力於不墜，使得馮玉祥在五原誓師之後，順利的底定甘、陝，會師中原。劉汝明守南口，牽制了奉、吳大軍四、五十萬，不克轉用於南方。由粵出動的北伐大軍，乃能順利的向北進展，先後各個擊破了吳佩孚、孫傳芳、張作霖等北洋軍閥的主力，不兩年，而完成了北伐統一的大業。所以南口之戰的價值，較信陽、西安兩役，更為特出而重大。戰後兩年，國民革命軍第一、二、三、四集團軍會師北京，統一全國。總司令蔣公介石(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)及第二、三、四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、閻錫山、李宗仁，於十七年七月初，先後到達北京。七月六日，他們同至西山碧雲

寺 國父靈前舉行祭告禮。七月九日亦即廣州誓師北伐的二週年紀念日，四位總司令(閻錫山派代表參加，大概因為兩年以前，他曾與國民軍為敵，拼力廝殺，此時不好意思親自與祭。)及文武官吏、民衆、軍隊、社團、各界代表等數萬人，在南口開會，追悼國民軍陣亡將士。儀式至為隆重，由馮玉祥主祭。蔣總司令即席致詞，歷述南口苦戰四個月，犧牲最大，因之牽制奉、直軍數十萬不能南下守鄂。我北伐大軍乃能以破竹之勢，消滅反革命勢力，進入武漢。北伐成功，多賴南口死難烈士，其功實不可沒。此等褒評之語，出自國民革命軍最高統帥之口，其意義實不平常。而南口戰役的重大價值，於茲得到明確的認定。因為南口戰役有如此重大的價值，而作戰的詳細過程及其對有關各方錯綜複雜的影響，前面並沒有加以細述，或難滿足研究現代史及一般讀者的要求。茲特節引有關資料，以供參閱。

劉汝明談南口之戰

南口守將劉汝明早年曾親向筆者詳談南口戰役的經過，茲再參證劉氏回憶錄所載大意是這樣的：

民國十五年三、四月間西北軍成立第十師由劉汝明任師長，下轄三旅九團，共一萬五千多人。成立後立即開到南口，擔任防守責任。南口是京北的重鎮，居庸關、八達嶺尤號稱天險。扼守南口一帶是國民軍高級司令部既定的決策，劉部一到立即加強工事。南口本身並無重要性，重要的是南口以北的山地，居庸關、八達嶺都在這一帶，形勢險峻。一般的構想，防禦方面的主陣地

，不在青龍橋、八達嶺，亦應在居庸關。但是司令部却把主陣地決定在南口。……這是第三十旅旅長王書箴的主張，他的理由是南口雖然是丘陵地，無山峻之險，但是地位突出，保持着攻擊姿態。西北軍據守南口，可以使北京的敵人寢食不安，至於南口後面的山地雖險，但是冀察兩省連綿數百里，可以通行的關隘甚多，到處可以迂迴，防不勝防。佔領着南口這一突出陣地，可使敵人不放胆迂迴。加強工事，主要是加深外壕，和做些土木的碉堡，另外就是利用平綏路機廠發電架設了電網。

張作霖和吳佩孚在北京會商合作對付西北軍。他們決定以分進合擊之勢進攻察哈爾。他們的計劃是直魯聯軍及吳軍靳雲鵬、田維勤、潘鴻鈞等三部攻南口正面，吳俊陞、湯玉麟攻多倫，晉閻出大同攻平地泉、豐鎮，總兵力逾五十萬以上。可是他們同床異夢，貌合神離。熱河方面既未行動，吳軍也按兵不動，直魯聯軍對南口進攻了數次，全被西北軍擊退。西北軍在晉北的徐、韓、石各部。進而取陽高、圍大同，幾乎盡得了雁門關以北。張、吳會議，決心合作，推舉吳佩孚為進攻南口總司令，吳、奉以及直魯聯軍通力合作總攻南口。他們會中決定平綏鐵路以東（平綏鐵路包含在內）屬奉軍及直魯聯軍，平綏鐵路以西屬直吳。直吳的前方部隊統由田維勤指揮，那時田維勤聲勢浩大，號稱二十個旅。……奉軍的萬福麟騎兵師及馬占山旅，攻西北軍左側的關公嶺，正面上于珍等部，猛烈攻擊，奉軍的砲兵羣集中火力猛射南口東端的龍虎台，一日落彈一萬多

發。西北軍憑着深溝高壘，沉着應戰，擊退奉軍的猛烈攻擊。田維勤部突然有三個旅向西北軍投誠（賈自溫旅長，另兩個旅長，一個姓趙，一個姓馬）人數槍枝都很充足，劉汝明叫人領他們開張家口。一面發起反攻，正面的直魯聯軍便向昌平、沙河撤退。

吳佩孚第一次總攻失敗，奉軍連日不停的砲擊，把西北軍的電網損壞了數處。西北軍乃加強外壕和碉堡工事。

張作霖、吳佩孚北平之會開完了，決定再度總攻南口。由奉軍和直魯軍聯合主攻，張學良、張宗昌親自坐着鐵甲車到前線指揮，西北軍的砲兵向張、吳的鐵甲車猛烈射擊。張、吳原想南口只有一師人，他們以二、三十個師的兵力來攻，一定會把西北軍吓跑了。詎料打了一個多月，西北軍仍然屹立不搖，張、吳損兵折將，傷亡很大。一時無計，便只是猛烈砲擊，並以鐵甲車沿着鐵路迫近西北軍陣地擾亂。鐵甲車是那時鐵路上的利器，對付它實在相當頭痛。奉軍有飛機來，也有坦克車，但都對西北軍不能構成威脅。使西北軍備感威脅的，只有砲兵。據說東北的砲兵，全部集中南口這方面來了，每日大小幾百門砲齊轟，劉部靠着工事好，傷亡雖不很大，活動却大受限制。

六月二十二日，石敬亭到南口來視察。告訴劉汝明說：「子亮（劉汝明的別號）你要小心敵人抄你的後路，我看八達嶺、居庸關這一帶山高且險，你的兵力又薄弱，如果叫敵人迂迴過來把山佔據，火車及一切都要斷絕了。」……劉汝明

對石敬亭說「你顧慮的是，敵人如果從南口正面或附近來攻，我這一個師足可應付。倘若敵人從南口以東三十里，或南口以西三十里，向康莊、懷來迂迴，我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」石敬亭回去向張之江、鹿鍾麟報告後，鹿的手槍旅季振同團，立刻就進駐居庸關。修麟閣第十一師進駐康莊車站以東延慶縣與得勝口一帶，陳希聖的第三師開到康莊車站以西地區。防守居庸關右翼的長城各小口。這兩部是掩護劉汝明的左右側背。修、陳兩師剛到，奉直兩軍又開始猛攻。這次是張宗昌進攻南口正面，張學良攻得勝口迂迴劉的左翼，吳佩孚親督田維勤、潘鴻鈞兩部選的精兵，從西北軍右翼直攻康莊。從民國十五年七月上旬起，張宗昌進攻南口三天，每次都是攻到外壕邊即被西北軍擊退，吳佩孚進攻部隊也毫無進展。

南口戰場古今形勢

民國十五年七月十日鹿鍾麟電話告訴劉汝明：要他放棄南口陣地，退守居庸關、八達嶺，縱深配備。劉汝明認為南口陣地的工事は金城湯池，左、右側背有修、陳兩師，也是安如磐石。又據北京的密探報告，直魯聯軍發生內鬨，張宗昌把李景林的部隊全部繳械解決了。吳佩孚、張作霖爲了顏惠慶內閣也意見不合，因此劉汝明對奉聯軍的內部分裂發生了幻想。劉和三個旅長以及主要的幕僚開會。決定堅守南口，報告鹿鍾麟，決不放棄。

七月下旬，張之江轉達馮玉祥自俄國來電，告知蔣總司令率領北伐大軍進攻兩湖，要西北軍堅守南口以牽制吳佩孚。這時吳佩孚與張作霖經

過幾次會議，達成了『軍事合作到底，政治以後再說』的協議，繼續進攻南口。吳佩孚恨馮玉祥入骨，必欲解決西北軍。北伐大軍雖已行動，吳佩孚仍然把他的主力部隊置於北方，進攻南口。等到吳後來回到湖北時，北伐大軍已經打出湖南了。

八月初，奉、直、魯、晉各路聯軍大舉進攻

，多倫、南口以及晉北方面同時激戰，多倫首先失守。西北軍宋哲元本是守多倫的，因為晉北緊張，宋奉命為攻晉總指揮，石敬亭為參謀長。多倫交給騎兵師席液池守。奉軍吳俊陞、湯玉麟來攻，因為衆寡不敵，又因席液池與旅長王鎮淮意見不合，多倫因之失守。八月九日，南口當面由奉、吳、張宗昌再舉總攻，鐵路以東奉、魯軍選

了六個攻擊點，每個攻擊點都使用一個旅兵力，用寶塔式的攻擊。鐵路以西也有直吳軍四、五個旅攻擊。直吳軍先用排砲猛轟，再用坦克車及步兵排、連、營、團衝鋒。西北軍劉汝明三個旅同時告急，劉的師屬獨立營，都開到前線應戰，由於衆寡懸殊，劉汝明部無法支持，退往張家口。

（未完）

憶 羅 冷 梅 將 軍

邱 希 賀

我認識羅故總司令冷公（羅烈將軍別號冷梅），始於民國二十四年，陸軍大學求學之時，他是陸大先期學長，留校任教，循循善誘，極受同學歡迎，其後共事西北多年，以至來台，其間雖或各自一方，但仍時時連繫，種種情景，依稀如昨，來台後，復在國防研究院同期受訓，這段不短的期間內，朝夕與共，過從甚密，聆教尤多，他對我而言，是同學，是良師，是長官，相處既久，相知亦深，今當冷公逝世週年，感觸之餘，略敘一二，以表懷念深情於萬一：

一、平易近人，外圓內方——冷公早年得展抱負，迭膺幕僚長，部隊長等重任，在世俗看來，應是軍事上一位得意的人，普通人如有他的地位，難免流於驕傲，但冷公待人接物，非常和藹，不論對任何部屬，從不疾言厲色，凡晤見他的人，每有如坐春風之感！這種儒將風範，實不多得！因冷公平易近人，故易予人以「外圓」的感覺，而忽略了他「內方」的一面，其實，冷公鑒於國家環境艱難，處事固然講協調，

對人固然極和藹，但一遇到重要事情，却堅持原則，擇善固執，不過，決不以聲色表露，恆以平靜協商方法，求得結果，此種執事恭，處事敬，臨大事，決大疑的定篤精神，尤使人仰慕！

二、功不在我，虛懷若谷——冷公一生信仰主義，服從領袖，忠於黨國，重視職守，每遇憂危震撼之時，死守善道，試以指揮「西昌」之役為例，他身負重傷，墜於崖下，死而復活，雖未殉難，但其孤軍奮鬥之勇，與冒險犯難的精神，實足以充分表現革命軍人的氣節，待大陸據點盡失，而冷公亦為最後撤退來台之高級將領。有次偶言及此，他并不炫耀誇功，僅表無限唏噓而已。

冷公才華出眾，在事業上，學術上，均有特殊成就，某年我奉令負責審核「統帥綱領」草案，因條文中，有意義重複者，曾請示冷公，當蒙親加刪併，析理至當，意義更為精簡完整，高明之見，確令人敬佩！

我們在國防研究院受訓時，凡冷公一任演習指揮，我即担任幕僚，想彼此個性瞭解，或業務較熟，易收指臂之效，因冷公統御有力，決心堅定，彼所交下之各類文稿，無不井井有條，故在作業上，均能圓滿達成任務。

又研究院規定，每一研究員，親寫一篇「個人心得經驗交換書面報告」，冷公會將他所寫的一份，囑我先讀，綜其內容：（一）軍校求學生活，（二）帶兵御衆經驗，（三）教育行政經驗，（四）作戰指揮經驗，（五）作戰準備經驗等。文長約二千字，問我是否太多？內容如何？我說：「很好很好」。僅舉一例，即可知冷公謙虛誠懇，不恥下問之一般！

冷公身體，素稱強健，儕輩中，均認其必能獲享大年，今乃於反攻號角將響之際，溘然而逝，殊出意外，他之謝世，三軍痛失儒將，國家痛失一干城，曷勝悲悼！但願早日揮師反攻大陸，光復國土，以慰其一生為黨為國之忠忱！